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五百四十三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三 是歲襄王十二年宋襄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伯之始事也宋雖先代之後爵維公未嘗受命於周居斡方之任今欲踵齊桓之行事當請命天子號名四方同奬王室諸侯或有未至懷而輯之待其自至齊桓之已行可視以為則也今以自命之

伯而致討於人名之不正言之不順誰其信我此所以終於無成春而執滕子與是秋圍曹皆不待王命而行春秋之書之所以貶也然滕子書名是亦有罪焉耳齊桓之始伯滕嘗一預於會令宋襄繼桓之業諸小國皆會滕可以至而不至是亦有以自取春秋書名以執兩責之也亦見聖人拳拳望宋之意凡書執有執之而為伯討者有執之而為擅命者宋襄非受命之伯而執滕子又不歸之京師是之謂擅命其

後晉人尸伯事執諸侯不當其罪則有貶當其罪而不歸之京師亦有貶被執者或書名或不書名則又以見其罪有輕重執有當否晉厲公執曹伯負芻治其簒國之罪執而歸之京師執之正歸之亦正特為春秋所與書晉侯執曹伯論者以晉厲不克終疑以侯執伯為僭是不然此伯討也惟事理之所在焉耳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或曰曹南之盟宋公書爵春秋其與之以伯乎曰望

之也非與之也當桓公之既殁狄伐衞鄭即楚諸侯之會者皆散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伯也宋襄起而有為春秋蓋深望其有成也何以言之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諸侯皆人曹南之會襄公獨書爵諸侯亦皆人有以識聖人望宋之意矣始望之卒之無成楚用是横行於天下春秋與其始不保其終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公穀皆以為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以為宋襄使邾

人執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諫不聽愚竊有疑焉宋襄之為人吾固未知其胷懷本趣然槩觀其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也方其為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仗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於淫昬之社無道若此者乎何休謂魯本許嫁季姬于邾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因是交忿宋襄為此盟以解之反為邾所欺執用鄫子休必有所本存之足以

垂戒於後世且春秋書法全不及宋故公穀以為非宋之罪高郵孫氏亦云邾鄫世仇之國宣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其相仇之事不見於經惟無道之甚乃書之耳孫氏似亦有見乎此存之

秋宋人圍曹

此宋襄用師之始也伯者以王命征不服是之謂伯討春秋所與也苟無王命則為擅兵相攻春秋之所惡也北杏之會宋背盟而桓公伐之必請師於周與單伯俱彼非力之不足也示有所尊也今宋襄執滕

子而不歸之京師伐曹又不禀命於王是謂其力之可以服人也推是以往其何能濟是以春秋於曹南則爵之於圍曹則人之義盖在此未有無王命而能成伯功者也或曰宋之圍曹是固非矣然在當時孰為當務之急乎曰鄭入滑狄侵衞魯伐邾以中國無伯而動也宋襄茍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伯業成矣此春秋所望於宋襄者也故比事以見義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楚人會盟諸侯之始也公預於夷會不書為公諱也公固不以是為諱為公諱者所以存其羞惡之心也盟于齊齊侯實預盟不書齊侯預盟為桓公諱也齊伯國也地大民衆且桓公之威德在人嗣子勉自樹立猶未至遽出楚下今昭也惑於陳人邪謟指引強楚共歃為盟於其國中厥父以攘夷而植伯功厥子乃事夷而不以為恥是固不足深責春秋為桓公

諱是以略貽而不書非與其為是盟也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人于末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書法特為謹嚴不與裔夷以主中國之會盟此聖人意也或曰是會也春秋為公諱不書公會後此二年會盟于薄亦夷會也何以不為公諱乎曰是亦為公諱也薄之會楚人在焉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畧楚人不書若曾公之自主此盟是亦為公諱也凡諱有二有國惡之諱為國隱也有君過之諱君不自以

為過為之諱之乃所以志其一時之失而垂法於後也

梁亡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公羊曰梁亡此未有伐之者其言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也案左傳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以是名亂秦襲而取之陸氏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者滅國之罪易見也乘

危之惡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所以明微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劉氏曰南非一門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其來舊矣今新之新其舊也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胡氏曰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

者宮廟以事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是故不書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富辰所云郜雍曹滕文之昭者是也惟此一見或曰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即是此郜郜之滅已久今來朝者魯以其地别封之為附庸耳蓋宋滅之而魯封之聖人書于此以見僖公繼絶之善

或然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小寢也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臨涖之時而常在於深宫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其後魯僖歿于小寢

鄭人入滑

自齊桓公歿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毒宋襄苟欲踵前人伯業當稟王命會諸侯伸要束令而後有擅兵相侵者糾其罪告于王而懲之如鄭人入滑當

先糾者也糾而弗率則奉辭以討之孰不曰然舍是弗為而執滕圍曹強人之從已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甚哉齊昭之愚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乃至于是傳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昭之謂乎春秋儕齊于狄亦所以狄齊也廉恥道喪則與弗播弗堂同其歸矣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强大未易治狄悍而微自桓公之歿再侵衛彼謂衛人失伯國之援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曷若伐狄以寧諸夏能治狄而伯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義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十九年楚始盟諸侯魯公預盟春秋諱之桓公之不才子昭主是盟春秋亦為桓公諱之猶幸宋襄介然獨立蔡陳鄭交誘而不為動也今鹿上之盟此為何盟而乃求廁身於其閒是之謂亂羣否之六二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也齊鄭陳蔡之從楚小人也陰類也不足多責宋襄所志何事乃預於是盟實蹈亂羣之戒能無辱乎然春秋猶序宋於齊楚之上不以伯權假夷狄也愚意舊史必以楚先齊宋聖人

修經特序宋為首垂法嚴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楚始書子

或曰元年伐鄭而書楚人春秋所以憂中國也今盂之會楚執宋公以伐宋而春秋乃於是始書楚子其爵之歟曰彼執宋公而春秋以楚子書序于宋公之下知非爵也蓋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通以來妄自尊大遂僭王者之隆名春秋每每號而舉之不使

之得與中國諸侯齒今楚益強盛合諸侯詐以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爵之乎四夷雖大曰子彼革號僭王以兵猾夏春秋序以子爵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夷夏之分孰云其漸進夷狄乎自是而後楚漸進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言始何以書荆人今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號於國中耳春秋姑以號舉今會于齊盟于鹿上諸侯畏其強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於是正其始封

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夷狄所
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憑陵無不書子何爵之有哉
是會宋楚爭長春秋先宋公而後楚子實用趙武屈
建宋盟之例初不以其受欺於楚遂廢而不録也

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曰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
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之義正矣然宋為諸夏之表
倡舍已分之所當為自畀其身以取執辱之侮宋亦

有罪焉耳昔桓公之覇也深惟天下之患在夷狄之僭王是以接大國撫小國共為會盟以一人心之所趨惟恐其折而從于夷也最後卒之以伐楚楚服而天下之勢以定宋襄繼之志大而慮淺將修明伯功以尊天子而正諸夏乃與僭王之楚共為鹿上之盟以為未足復預於盂之會卒墮狄焉之謀身見執國幾亡使宋襄能以齊桓之心為心先天下之所難求以服人而勿求人之來服楚滅黄我則訪其後而存

之狄伐衛我則率諸侯以拯之凡齊桓暮年未及為者我則為之雖未與楚戰楚必知所畏避而諸侯之未至皆將至矣而襄也不明乎先後之序汲汲焉求諸侯以為伯求之而未得乃與桓公前日攘斥而不使預夏盟者共歃而為之盟亂華夷内外之辨自招侮辱反以長荆楚方強之勢其亦可咎之甚矣或曰宋實未能伯而春秋於鹿盟盂會猶序宋為首無乃紊名實乎曰否當是時中國諸侯自齊而降皆俯首

帖耳受令於夷而不以為恥挺然特立不出楚下者惟宋襄一人耳春秋首宋次齊次楚長宋公以尊諸夏抑夷狄之狂僭而不使之居中國諸侯上也宋襄顛沛百罹繼之以死而夫子列齊楚之上與其有志於中國也後儒以成敗論事不亦鄙乎

冬公伐邾義併見明年伐邾取須句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曰不曰宋捷不與楚捷于宋也公羊曰不書捷

于宋為宋公諱也宋以乘車往會楚伏兵車以執之執其君而伐其國楚之無道甚矣而又獻捷于魯以威魯也春秋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卑楚也前此齊獻戎捷今此楚獻宋捷不書宋捷非特為宋諱實為中國諱也胡氏謂魯不能拒楚使聲其罪而討之以為春秋有責於魯不書宋捷為魯諱也論固正矣魯僖孱君躬預盂會而不以為恥責其拒楚而聲罪無乃非所當責歟當是時舉中國之大無有能辦斯事

者晉文不興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楚會諸侯而釋之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不與夷狄得以執中國之諸侯也蘇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蘇氏此論似未得春秋之意聖人之書法若曰會諸侯而釋之非夷狄之釋之所以存中國

之體而宋公亦不得為無罪矣故以五等之公而書執書釋雖爵之亦貶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審如是謂之崇明祀保小寡春秋所與也然魯之憾邾有自來矣其伐邾不自須句始矣邾本魯之附庸至齊桓公之伯請于周而封之為子國自是不復附庸于

魯魯以是為憾柽之會反未及國而敗其師令桓公殁魯釋憾于邾連歲再伐春秋不與魯以伐是故書伐書取奚其褒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義併見下戰于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連歲用兵于邾至是有升陘之敗其自取之也内戰不書敗書戰即敗矣為内諱者亦以貶内也是時楚方得志于中國宋弗克自振齊巳屈而從夷公不

知自治其國而輕用兵以加無罪之邾以此取敗春秋書及不書公雖爲公諱實貶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或曰宋以三國之師伐鄭楚人救鄭而有此戰春秋於其伐而書三國及戰而敗惟書宋公何耶曰與三國之從宋而罪宋公之輕於戰而致敗也三國不以宋公見執于楚猶各帥其師從宋伐鄭問其叛華即夷之罪三國之君可嘉也是故春秋皆爵之若宋公

之身則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宋不自愛重預於夷之盟以此取辱又不能内省已過養威持重思為後圖忿而求戰以此致敗故春秋雖與三國之從宋及戰而敗則責宋公以是故也或曰楚子以詐而執宋公又敗其師楚其無罪乎曰是役也楚子身在軍中而春秋書宋公及楚人戰崇宋而卑楚所以明夷夏之分其罪楚至矣穀梁抑宋而與楚其說甚陋公羊取之而所取非所當取乃以其不迫人于險不鼓不成

列者為王者之師夫王者行事在未戰之前安有兵刃交接以假仁譎義而陷百姓於死者哉以是取宋襄又非春秋之意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昭非宋襄之力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為昭盡力昭所以有國龎一戰之功也今乗其敗而伐之葢以是諂於南楚求為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或曰何以猶爵曰春秋有書

爵以褒者有目其人之身而書某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昭之書侯謂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於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有攘夷之志而不克遂兵敗身喪春秋悼焉書卒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泓之戰襄傷於股未幾以死楚實宋仇而嗣子成公躬造楚國卑屈以求成視吳夫差有愧多矣春秋以無臣子例書責之深矣

秋楚人伐陳

按左氏陳穆公請修好於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舊好其實自結于强楚今楚人乃以其貳於宋而伐之何邪蓋楚夷也諸夏實恥于從之而廹于兇威有不容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從于夷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甘于從夷而不悔無復羞惡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稱子左氏以為用夷禮而夷之然當時諸侯反道敗常有若齊襄衞宣者實夷也而春秋未嘗絀其爵今杞子之用夷禮必不至如齊襄衞宣之甚春秋胡為再三絀之乎此亦經之疑耳姑置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是春晉文公入義見夷吾卒

夏狄伐鄭

案左氏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董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為王敵愾者今乃命狄人出其師以伐同姓之國失所以表正中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

于鄭以見禍本亂源實在於此後世有以假手於人而平内亂者亂未平而外患更深禍且接踵而至可不謹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先是王命狄人有討於鄭狄侵鄭取櫟王德之以狄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者有寵於惠王后后欲立之未及而崩子帶奔齊王復之通於隗氏王替隗氏

子帶因是作亂以伐王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穀梁曰天子無出書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愚謂王者無外春秋一大條貫也王者以薄海内外為家其出也不言出而謂之狩自虞夏以來固然今襄王之出春秋不以狩書而以出書其為貶也大矣王内不能正其家以是啓釁於狄悖弟亂臣犯上干紀王不能制失位而奔幾至亡國其得罪於宗廟甚大謂春秋無貶不可也蜀人趙君木

訥引易王用出征書王出郊天乃反風等語以排傳

家天子無外之説其論鄙淺本不足深辯但其末云

叔帶者惠王陳嬀之所愛故襄王寧出而避之於鄭

其心以為文武之靈未泯諸侯必有勤王者若不得

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吾何慊乎哉上以

存孝下以存悌孝悌王者之至德尚以貶襄王乎以上

皆木訥語此説害義特甚前輩或取之愚恐其誤後學不

容已於言夫人主之位天位也惟賢惟嫡乃得在此

位非賢非嫡父不能以子其子兄豈得以子其弟乎
而況子帶者王室之不才子襄王儻篤同氣之愛貴
其身可也豈當假之以權以為召亂之階縱謂左氏
所載襄王出狄師事為不可信襄王亦豈無失位之
責乎尊為天子身荷祖宗付託之重不能防微杜漸
以遏亂源致為悖弟亂臣所逐乃云帶亦文武之子
孫欲舉以授之位天位也舉而棄之不才子以危其
宗社孝悌之道顧如是乎舜非不愛象也封之有庳

亦富貴之而已天下者帝王授受之天下舜舉以予
象而曰我以是為孝以是為悌舜必不爾也木訥蜀
之老儒號為知春秋者而率意高論殊欠講明似此
不一端初學幸毋惑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
三出莊二十年惠王以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
虢鄭納王其出其歸春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
以叔帶之難復出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晉侯
納王春秋不書王入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王猛

出悼王也未成君故名春秋書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其冬王猛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故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略各異知聖人於成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惠王之出之入皆不書不書者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能自植以召狄難春秋於是

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以狩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
為襄王諱矣然猶書出不書入至悼敬之出入春秋
始變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
子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閔周室之傾覆内難
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
出春秋不復書知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為憂歎非若
初年諱而不書矣

晉侯夷吾卒

惠之入春秋不書微之也文公之入春秋亦不書公羊以為為文公諱其不然歟齊桓晉文均有功於中夏桓之入也不為之諱文之入何為而獨諱蓋書不書皆有微㫖存焉桓之入所以書為其殺子糾書以貶之文之入位乃其所宜有然懷者旣避位而去文猶殺之春秋所惡其在是乎始納懷嬴已為失道今又殺懷之身重失道也不著其入貶也非為之諱或曰懷公之立正乎曰懷公承國於其父厥父惠公弟

也而先其兄文公以入春秋不與其入不宜君者也今文公之入晉人受之自卿大夫以至三軍之士倒戈而逆之宜為君而遂君之若懐公者廢之放之而毋殺不亦可乎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公羊曰何以名滅同姓也穀梁曰惡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故名凡滅國未有名者滅同姓如晉之滅虞滅虢無道甚矣而不名惟衛滅邢而名之諸儒皆未有

定論木訥謂下文書衛侯燬卒此以連文之故傳錄之誤而燬字褒貶不在是愚以此說為然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注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逆婦非禮故書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愚謂此書逆婦未知所逆者公之女

乎先君之女乎聖人所以見書法者以姑逆婦為非
禮而特書以垂戒焉耳禮有親迎婦從夫也今屈尊
者以逆卑者而亦謂之逆亂婦姑之分不可以為訓
是故特書以譏之

宋殺其大夫

穀梁曰以其在祖之位而尊之也其意謂夫子為其
祖諱而不名此乃魯國之史夫子因之以修春秋安
得為其私諱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内娶

也其意謂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三世娶其大夫女故殺之而不名尤非通論桊曹人殺大夫而不名殺者非一人是以不書以譏其殺之之濫其事猶有可考今宋殺其大夫左氏無紀載意者舊史佚其名春秋因之歟自是而後宋殺大夫凡三見皆不名此及文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臣下為亂而殺之不書名死者衆也春秋因舊史而書不容强為之說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傳言討其貳于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至是春秋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注遂謂陳逼遂頓子楚人納之蓋納頓乃圍陳之遂事既圍陳又納頓言其不恤民力一舉而治二事所以譏也陳先代之後頓楚之與國楚虐陳而輔頓是於中國何有論者以為春秋有褒楚殆不然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去年宋襄公死諸夏愈無所統一至是公與衞子為洮之盟春秋嘉之莒魯本有宿憾獲拏衞侯為之求成既盟于洮明年春又盟于向魯不以望國自尊而及莒慶為盟故莒子復請盟而躬至于會春秋庶幾諸侯之復合是以嘉之凡諸侯未葬先君而出會書子今衞成已葬其親而亦書子先儒謂衞文欲平莒于魯未終而薨故衞子尋父之志魯人由此亦修文公

之好此孝子之至感而人情之所篤故成公雖巳葬其親猶以未葬自名經隨而書子善之也此論甚美有益世教今備載之

附見據傳其年春晉文公以師納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經不書其事先儒為說不一前輩有謂王出居之後無有能納王者王之還京師當在城濮卻楚之時愚謂晉文納王乃創伯之第一事不容廢之春

秋所以不書必有其故晉文挾功上僭請王章不得而受温原欑茅之田周家土疆所存能幾而文公忍于受之春秋削其功而不録其以是故及救宋敗楚中國賴以再安然後録之與齊桓等于中而猶有責備之意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齊人以魯僖嘗援無虧以兵加魯左氏以為討莒衛

之二盟二盟於齊孝有何關乎此齊侯自出春秋再
書齊人譏其無道一歲再用師伐人之國也追有二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與公之能追戎也此齊
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譏公追之緩而不
能及也穀梁曰弗及者可以及而不敢及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春而侵我西鄙公具文追之可以及而不能及愈為
齊人所侮是以又興北鄙之師衛之大不及魯衛之

强不及魯今猶能為魯出師以伐齊而魯之君臣專
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夫齊與魯强相若也當
莊公之世三家未張國猶有人齊來侵覆之長勺齊
宋合而又來翦之乘邱三戰而再勝魯未嘗出齊下
也至僖以後敵至不能禦望風斂卻求救於强國苟
為自全之計國無人焉耳由三家用事據權要以拒
士大夫賢者無路以進魯自是始衰使僖公不專任
季氏得賢大夫如曹劌者與之謀國魯之削豈至是

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書乞師譏也魯求援于晉凡再不書乞師今求援于楚而書乞師譏下夷以求苟安也春秋初年中國諸侯視楚為夷國鄙之而莫即也及齊桓既歿宋襄告敗楚盛兵以刼制中國於是小大畢從魯亦預於夷之會猶曰有所廹而不能自已也今齊昭小豎子將兵來侵魯之力自足以抗之何至遽乞師于夷用夷

兵以伐中國乎春秋書乞師罪魯也嗟夫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所以造周而魯之家法也僖公自即位以來會楚凡再今又以小小利害下楚以求苟安其不為周公魯公之羞乎或曰魯人不自愛重有求于楚是固可貶楚人朝受乞師之請夕以兵赴之其不謂之義舉乎曰否楚之出師利而為之耳魯為中國之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楚前此窺伺中國必聘魯以為之先及會于盂使人獻捷于魯以要公

之來會其欲得魯所以致諸侯也魯忽以乞援為請楚人幸其自來為之出師惟恐或後彼非有救災恤患之心利魯之來服為諸侯倡耳春秋何取焉○乞師有二望國乞夷兵以自救書乞師卑之也伯國用諸侯之師亦書乞師見於晉厲公之世抑之也卑之乃所以激而進之抑之乃所以裁而約之垂法於後焉耳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公羊作隗子

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子伐而滅之諸侯之祀其先祖具有常典祝融楚之始祖鬻熊楚之逺祖熊繹又其始受封之祖夔與楚同其所自出至熊摯别封于夔熊摯者乃夔國始受封之祖夔子當祀熊摯為始祖祝融鬻熊非其所當祀矣楚以不祀為辭伐而滅之楚當有滅同姓之罪故夔子見執而不名專罪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圍閔

宋成公忘父之仇既適楚而與之平矣及晉文公入去楚而即晉遂為楚所伐或者乃謂宋成不屈於楚楚憾而伐之反以左氏為誣過矣吁楚夷也彼謂繼齊而伯者無過於宋必欲翦滅之而後已夫豈一屈身而可遏其暴乎臣子復讐之義有戰而死無苟而生宋成之通楚無益於自免而有害於復仇使晉文不興則宋之為宋豈不殆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義見公子遂如楚乞師

或曰魯以楚師伐齊春秋惡之蔡以吳師伐楚春秋與之均乞師於夷而褒貶異何哉曰事有近似而不同者此是也楚夷也僭王大號憑陵中國魯從而乞師用夷狄伐夏義之必不可者也吳雖僭號自同於楚而太伯之後也與楚人為水火中國賴焉蔡以其師伐楚是為以强國伐夷國義之猶可行者也厥後吳去王號以為黃池之盟春秋以二伯書是未可與楚人同其貶斥故魯用楚師而貶蔡用吳師而不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義併見下入杞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

史記世家昭卒弟潘殺嗣子而自立為君此簒也經傳皆不書疑有鈌文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案左氏二十三年杞子卒書曰子夷也杜注謂成公始行夷禮故於其卒貶之今春來朝則成之子也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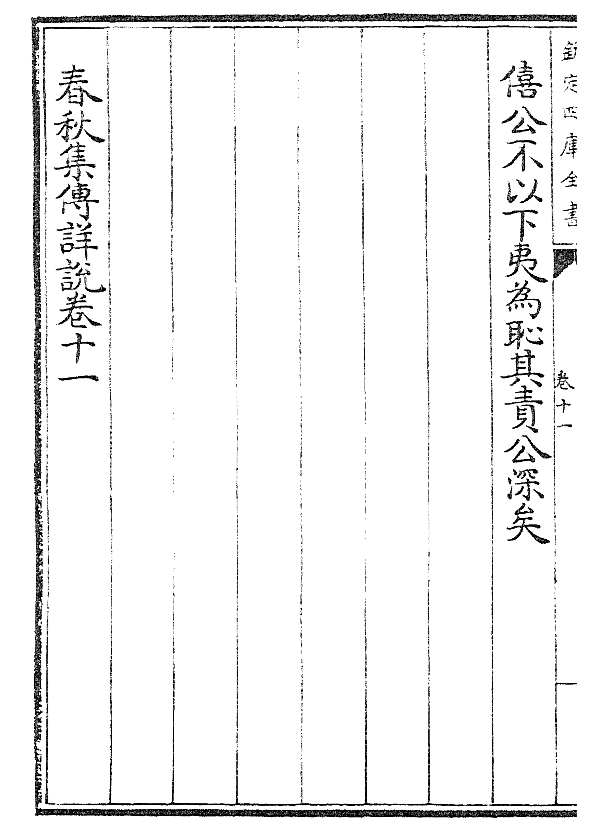
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子秋而入之又曰責無禮也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垂世之法愚竊疑之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或曰紀而非杞至此又貶而爲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而見之時王貶之邪伯主請于周而貶之邪或書傳之殊邪或如左氏之說以夷禮貶之邪此經疑也姑存以俟考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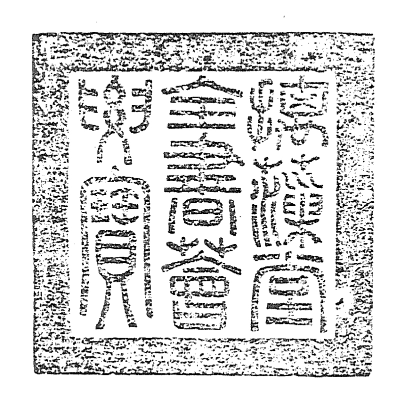
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此夷會也而中國諸侯皆預于會中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伯業興矣盖泓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於海内楚之君臣頑

寘不靈猶謂伯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為宋亡而海内無復可伯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伯業乎嗚呼周室不競天開二伯以整齊中原䘺斯民於左衽齊桓基之於前晉文繼之於後天實為之豈人力所能致哉○齊之盟春秋為公諱而不書公預薄之盟春秋又為公諱而不書楚子在會令宋之盟不復為公諱矣以會盟為未足又從而乞師公之卑屈於夷者亦甚矣不為公諱著



僖公不以下夷為恥其責公深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一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單可𤊹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四　襄王二十一年晉文五年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以救宋也救宋而翦楚晉文所以造霸業也去年冬春秋書楚人偕陳蔡鄭許圍宋又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春繼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言晉侯之侵曹伐衛攻楚人之必救以救宋

也不言救宋其事關繫乎中國甚大非特救宋而存宋也自宋襄之敗夷楚威行中原諸侯厥角稽首惟恐服從之後宋既屈服預楚盟會而楚猶攻圍未巳是必欲為兼併之計諸夏之左袵可立而待也幸而文公繼興首以救宋攘楚為事春秋書之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不間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為其先天下之所難有以慰中國諸侯之望耳然春秋於霸者之行事褒之中每見責備之意以

其未受命于王而先行霸討雖與其救宋不與其專伐是故重舉晉侯而見意焉正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與其能誅弒賊而不與其專立君書法與此相類責備賢者之道也方宋人告急狐偃言於文公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作三軍謀元帥始出而侵曹自曹而及衛專為齊宋計耳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乃云晉侯侵曹伐衛以報奔亡不禮之憾既不深考當時之事又

不原聖人書法之本旨輕易貶斥實失經意胡呂氏為甚愚不可以無辨也蓋齊桓晉文之行事有適相類者桓公之伐楚也先侵蔡蔡潰而後伐楚左傳謂桓以一姬之故而動兵伐蔡其實非也當是時中國諸侯惟蔡最親於楚是以先侵蔡而後伐楚晉文之侵曹伐衛亦猶是耳左氏乃曰文公之為亡公子也曹衛不為之禮故以二國為首伐實亦非也觀狐偃始所以告其君者則知侵曹伐衛實為齊宋不為其

私左氏雜記所聞讀春秋者要當擇而取之烏可棄
人之善而專錄其疵以是窮春秋失襃貶之正矣葢
齊宋二國皆楚人之所忌而曹之與衛乃楚人之所
最親是以晉文侵之伐之攻楚人之必救以解齊宋
之急其事最為明著夫豈動大衆釋私憾汲汲報復
如傳者所云乎聖人嘉其攘夷之功中寓專伐之貶
此乃責備霸者之道於齊桓晉文之行事皆然諸儒
以傳汩經失春秋用法之權衡故不得不辨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戍衛以楚故也晉方伐衛魯人懼其併及乃以不撤戍為買之罪而殺之將以自解于晉耳殺無罪之大夫以求説而自解春秋之所深惡也故不書殺而書刺蓋明知其無罪而殺之於幽闇之中云耳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又見成十六年刺公子偃

楚人救衛

書救有二有善其能救者有不與之以救者中國諸

侯見侵於强暴盟主救之春秋之所善也中國諸侯
叛而從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非春秋所善也楚自
去年率諸侯圍宋將為必取之計晉文公起而圖之
侵曹伐衛皆所以救宋也春秋不以救宋書者為文
公此舉關乎中夏之存亡盛衰救宋不足以盡之耳
晉不書救而楚之於衛乃以救書夫豈善楚之能救
衛乎衛以中國諸侯而甘於從楚霸者之師已興而
執迷不復春秋之書之賤衛也夫豈與楚之能救乎

或者謂凡救皆善楚之救衛亦以為春秋所與誤矣義又見襄十年楚救鄭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執曹伯畀宋人言晉侯入曹而執其君為救宋也諸侯從於夷盟主伐而執之固當其罪不以歸之京師而執以畀宋人則貶也或曰此執曹伯春秋爵晉侯是歲執衛侯歸之京師春秋人晉何歟曰執曹伯為攘夷而執之也所以明王法而伸霸討也執衛侯以

元咺訟而執之也衛侯固有罪以臣之訴而執其君理逆而辭弗順雖歸之京師猶為有責是以人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戰為救宋而戰也豈惟救宋尊天子安諸夏卻戎狄在此一舉是以聖人爵晉侯序於齊宋秦之上胡文定乃謂楚子玉請復衛侯封曹亦釋宋圍未有必戰之意而先軫獻謀以怒楚而求與之戰故楚

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吁以左傳之浮辭而汩聖人之書法過矣自入春秋迄今九十餘年中國諸侯與外夷戰者有矣然各為其私計孰有如晉文城濮之戰中國以安王室以尊夷夏大分為之一正者乎當是時賊入我之腹心潰決我之堂奥横行中原憂在天下晉文雖欲坐視不問有不可得也然猶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而後與之戰謂楚無必戰之心晉激之而與之戰殆不然也春秋爵晉侯於

三國之上貴之也奚貶哉凡戰我為主而彼為敵則書某及某戰于某褒貶初不在是也晉人及楚三大戰皆以晉為及先儒謂城濮邲鄢陵外楚而内晉柏舉内蔡而外楚者是也中國及外夷戰書法固當爾持一及字為例而謂春秋不與晉之攘楚何其偏之甚歟及戰義詳見莊公二十八年 或曰齊桓以不戰而服楚晉文以戰勝而服楚二公優劣其在是乎曰否時不同也敵之强弱異也當齊桓之霸楚始窺伺中夏侵二三

小國以撓我之藩籬故齊桓以諸侯之師次于陘受盟而返春秋與之今晉文之霸也楚伐齊矣圍宋矣中國諸侯背夏即夷而不以為恥矣晉文若斂衽退避如齊桓晚歲坐視黄滅而莫之救則楚飲馬河洛問鼎大小周其亡矣胡文定乃曰文公一戰勝楚遂長夏盟以功利言誠亦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是故春秋於城濮之功所書如此之略吁論則美矣非聖人意也春秋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尊中國正諸

夏攘夷狄皆道義中所當為之事諸侯有功有善者
褒之録之有罪者討之夷狄之憑陵諸夏者攘而卻
之如元氣行乎四時春生秋殺各中其度而不忒者
春秋之教也夫豈曰我為道義是謀置刑賞功罪於
不言乎蓋仲尼之門主於明王道故羞稱五霸春秋
之教主於垂王法諸侯有能以職分自見者固在所
與道即法也法即道也非道之所棄法之所取也學
者觀乎堯舜禹湯之行事而得春秋用法之意矣胡

氏之學矯枉過正恐失春秋之旨

楚殺其大夫得臣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違命者有誅逗撓者必斥而敗軍者不皆死也楚殺得臣秦穆不棄孟明視二君之賢否於此可見學者觀聖人之録秦誓則知楚殺得臣之為非矣楚前此不書大夫今於得臣之死始書大夫惡其專殺之不當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

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此說甚當愚謂晉文退三舍以避楚而子玉不為止是亦有死之道故書大夫而去族

衛侯出奔楚

晉文公才有餘而量不足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固當有比楚之罪伐之未為過也及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而弗許致衛人出其君以求說則為已甚矣元咺相叔武聽命於踐土以臣禮進之可也文公既

列之於會經書衛子則待之如君矣未幾復衛侯致衛侯移怒於叔武而殺之晉實殺之也及元咺訟衛侯乃以臣之訴而執其君執之未幾而釋之致衛侯復移怒於公子瑕又殺之晉實殺之也夫使衛之君臣兄弟更相殘殺則文公不善處事有以致之竊嘗妄謂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寧若為齊桓衛侯奔不名春秋所以責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晉侯返自城濮王嘉其卻楚之勲自往勞師蓋古有勞師之禮王舉而行之耳晉侯作宫踐土合諸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策為侯伯此殊禮也而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不書天王下勞諸儒未有的說項平甫謂天王避狄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文公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土先會諸侯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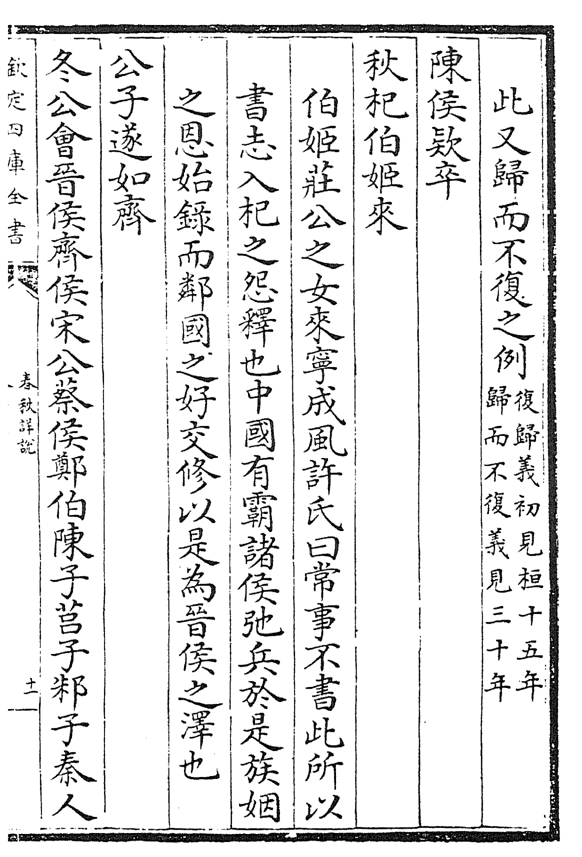
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乃從王入京師論則新矣但二十五年文公納王乃霸業之所造端可盡廢乎晉侯召王三傳皆書可盡沒乎葢王自出勞軍所以嘉攘夷獎有功王之所得為也既策命晉侯待以殊禮而文公猶以為未足乃於是冬復召王為河陽之狩為其既拜寵命於先猶欲要王以出有挾功傲上之意故春秋削其勞軍之禮以貶之繼書王狩河陽以著其召王之僭有功則襃之有

罪則貶之此春秋懲勸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三傳之說其可盡廢乎陳侯如會與其棄楚而歸晉也書公朝王所以見王之自出勞軍亦以明君臣之分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奔也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

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繼書元咺奔
晉著其有未討之罪也或曰叔武之攝居君位是乎
否乎曰否君位非人臣所可攝也當是時衛侯有子
則當使其太子如會聽命無子則當以上卿往叔武
居嫌疑之地其可攝乎故為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
○復歸者穀梁曰復於其國而歸其所也衛侯鄭曹
伯襄之得歸也皆書名書復歸及衛侯之執而再歸
也名之而不復之為其怙終長惡無復國之理故也



此又歸而不復之例復歸義初見桓十五年歸而不復義見三十年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之女來寧成風許氏曰常事不書此所以書志入杞之怨釋也中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錄而鄰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穀以為晉侯再致天子左傳以五月公朝為天王勞軍此河陽之狩為晉侯召王當從左傳天子巡狩諸侯即其地而朝焉古也今晉侯挾其卻楚之功屈天王下臨河陽率諸侯而往朝禮雖巡狩之舊而意則非矣夫霸者所以號召天下以其能尊王也晉文之始入以定襄王誅子帶為首務諸侯義之人心歸之用能成其霸業今新立大功當率諸侯朝王于京

請職事焉乃以臣召君倡為不度春秋書諸侯為温

之會繼以王狩公朝以明君臣之分著晉侯召王之

愆非為文公諱過也吁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

吾以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

就而朝焉蓋會世子不已必至召王積習之漸使之

然耳㕭子乃謂是時晉巳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

有自嫌之意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晉侯

屈王河陽忠亦至焉故春秋原情而書狩此為霸者

委曲回護非春秋道名分之本旨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人臣復歸之例

元咺衛之臣也衛侯雖有罪非元咺所宜訴也衛侯執而元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文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至是書晉人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執而臣歸責晉深矣此比事而見予奪襃貶者也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

也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也衛侯自楚而歸曾無悔過自艾之意乃逞忿以殺其弟是為怙終烏得無討縱元咺無訴晉豈當置而不問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訴而執衛侯則非也故衛侯不名以著晉人頗於用刑之罪元咺得歸遂立公子瑕而專其國晉實使之文公自城濮之勝志得而驕初見於召王再見於執衛侯而歸元咺三則盟諸侯大夫於王城之内皆驕矜妄行不率法度狐趙諸人略無正救

之力惜哉○春秋書復歸者謂復其國而歸其所若晅之復歸非與其歸也爲君之見執而臣乃得復歸以責晉也所貴乎此事以求聖人意謂此耳夫豈例之云乎

諸侯遂圍許

許嘗預於齊桓之會盟矣今天王狩河陽諸侯皆朝而許獨不至怙於楚春秋於朝事既畢即書諸侯遂圍許言諸侯奉王命征不服事雖微猶曰征伐自天

子出故特貴之耳公以會温而出以圍許而至春秋所以貴王命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此因天王狩於河陽而伸王法行誅賞示不敢專也而衛侯之執曹伯之歸元咺之復許之圍所行有公私粹駁之不同霸政所以異於王也曹伯以名歸結正其即夷之前罪而返之於國耳書遂會諸侯圍許言得列於諸侯無他罪矣或曰曹與衛罪有輕重之

不同今皆名之何邪曰衛侯之自楚歸也名之以治其殺弟之罪非返之於國也及自京師得釋而歸夫然後返之於國故書名以結正之但衛侯怙終不改罪至於再故書法與曹伯異義又見衛侯鄭歸于衛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或曰此東夷小國而來朝于魯春秋不言朝不與其朝乎曰不言朝者諸侯不當受夷國之朝也王者無外蠻夷鎮蕃皆有朝位明堂位所言是也諸侯不外

交夷狄故不當受夷國之朝此盛時制也春秋之世夷狄錯居侯服之内其大者預中國會盟微者來見有不得拒也春秋書來不言朝示内外之辨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是會也其失有三翟泉在王城之内而諸侯之大夫會盟于斯僭也王人下盟列國大夫大夫又伉於國

君亦僭也葵丘之會宰周公不預盟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天子卿士不與列國為盟其來尚矣晉文志得而驕不自知其為僭春秋譏焉或以王人為周之微者是不然據傳王人即王子虎周之元老宿徳位望甚隆非微者也書王人而不著其爵氏言王人不當下預於諸侯大夫之盟書王人所以譏也大夫僭盟於王城之内不能裁正其禮王亦有責焉耳公預於會不書公會為公諱也此固晉大夫之

罪而諸侯惟魯君在當陳義力爭期王人之勿預猶可損二過之一乃依違其間以成僭禮故諱公不書亦責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介葛盧慕義而來一歲再至春秋書以襃之春秋有大國相朝而不書者有微國來朝而一再書者皆襃貶之所在介君今春來不與公遇冬而又來其禮勤

春秋録其慕義之誠是以書或曰介人之來有窺覘中國之意故明年遂伐蕭彼小國僅足以自全何窺覘之有哉此科場穿鑿之論不足言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桓之霸也重在攘楚而忽於待狄狄之類日繁與夷楚交為中國之患至是而愈張非復春秋始年之狄矣晉文亦復置而不問蓋以狄無僭王圖大之心

而楚之志不在小故專意治楚而不及於狄自春秋以後南夷浸衰北狄浸盛遂致抗衡上國其所由來漸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或曰元咺訟君既勝而歸立子瑕焉咺固衛之賊也衛人討賊而與專殺大夫同例何哉曰衛侯不君元咺不臣公子瑕不弟皆名殺之罪人咺固當死衛侯亦不可以言君矣故從專殺大夫之例曰子瑕既立

為君凡衛之臣皆瑕之臣也今而殺之不以弒書以衛殺衆公子書又序元晅之下何邪曰子瑕之立元晅立之非以王命立也非衛人共立之也衛侯在而子瑕立瑕乃簒國之人元晅為簒之首子瑕為簒之從是故其死也序晅之次非與周歂治廑以殺蓋不與子瑕以君也曰甯喜弒剽何以書弒其君乎曰剽者甯殖立之甯喜事之以為君既立之事之而又殺之此所以書弒若周歂治廑者固亦盜也但春秋不

成子瑕為君故二人者不得從盜弒其君之例耳

衛侯鄭歸于衛

或曰衛侯奔于楚而不名執于晉而不名今而名之何歟曰春秋之義開悔過之門致怙終之罰衛侯背華即夷見伐於晉及聞楚敗不自歸於中國棄其廟祏而逃於楚其罪固已當討倖而得歸乃逞忿以殺其弟是之謂怙終國已非其國矣今魯人為之納賂以請又倖而得釋倖至於再不當復而復者也不當

復而復是以名而歸之不與之以復此春秋一字之權復歸例見桓十五年僖二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謂秦晉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之貳楚固有之矣以為晉文為舊怨而率秦圍鄭恐不然也晉文之始入猶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鄭既預於會盟不應猶以舊怨而加兵葢翟泉之會鄭獨不至是以疑其貳於楚而伐之耳左傳於侵曹伐衛皆

以執舊怨為言今圍鄭亦曰以其無禮於晉恳以為傳者傳會之辭非事之實然則春秋何貶焉曰鄭伯去年始會于温相與朝王今一不預翟泉之盟即以兵加之春秋是以貶秦伯既與晉連兵伐鄭茍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背晉而私及鄭盟舍之逕歸秦亦有過焉耳二國自此告絶以至交兵終春秋之世故兩下俱貶而人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謂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不當使三公下聘春秋譏焉論固甚正但自入春秋宰咺歸妾賵宰渠聘逆人積習之漸已非一日今周公來聘蓋舉行故事耳前日公及諸侯僅朝王於河陽今天子之宰銜命下臨魯國王之寵魯亦云至矣為僖公者自當躬朝于京以拜王命之辱乃偃然受宰周公之聘而俾公子遂報聘焉抑又二事如晉是之謂大不恭春

秋垂法示後豈容盡為魯諱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貶也或曰宰咺宰糾皆書名以見責相之義今周公下聘其無責乎曰咺糾之來其責在周故名今天王使周公下聘猶曰厚往薄來吾以懷諸侯也魯乃以一公子報謝且二事如晉罪在魯非周之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謂晉分曹地以與魯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公羊謂晉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濟西者魯之舊

疆成二年取汶陽與此書法全同此為魯之舊疆何
疑木訥乃云因公子遂如晉晉人歸我侵疆以為晉
所侵魯田今而歸之訥排斥三傳而以己意揣摩當
時之事而為之說似此甚多愚不敢謂然也或曰此
本魯地不曰復不曰歸而謂之取何哉曰魯自以兵
力復其故疆是之謂復曹以義而歸之於魯是之謂
歸魯不能復曹不以歸晉人自以威力取之於曹當
禀命于王分正疆理亦有所尊今取之曹歸之魯惟

所欲為春秋不與魯以歸疆不與晉以伯討是故書取蓋貶也或曰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貶乎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所宜為更能禀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君之義春秋以是責晉文責其所可責也若夫跛扈之侯强僭之夷春秋不以是而責之矣

餘義見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僭郊也成王之賜而魯公之受之也明堂位曰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既沒成王賜魯公以天子之禮樂俾祀周公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蓋當時矜以為榮而聖門每不謂然故禮運載夫子所以語言偃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皆為魯之僭郊僭禮而言也杞宋二王之後於禮得郊意成王以杞宋用郊之故併錫之於魯故夫子譏其不然曁修春秋因魯之卜郊不從而特書以見意自是屢書而不以為繁著僭郊之無饗也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公羊有得於聖人之意後之言僭郊者祖之或曰魯之僭

郊肇自魯公以迄於僖其來非一日矣而隱桓莊之世春秋皆不書至僖公而後書之其故何歟曰春秋因乎魯史者也魯史缺書也無考證則亦缺之而已矣隱桓莊之世國多内難是諸僭禮或廢而不講史用是亦缺書至僖公始修明舊典故史於禮文之事亦備書之卜郊於是始見非於隱桓莊無譏至僖公而後有譏也曰左傳謂啓蟄而郊而魯之郊皆無定期何歟曰啓蟄而郊者夏正建寅正月也漢初猶以

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左傳所謂啓蟄而郊者夏正正月之郊也易緯所載三王之郊皆用夏正建寅之月啓蟄之郊是也古之郊有冬日至祀帝於圜丘者焉見之周禮春官及禮記之郊特牲有孟春正月祈穀於上帝者焉有季秋大饗帝者焉見之月令及周頌之噫嘻而孝經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郊與明堂其地不

同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我將曰祀文王於明堂也則郊與明堂其禮亦異先儒謂祈穀之郊即啓蟄之郊大饗之禮即明堂之禮春以祈秋以報理或然也周家盛時每歲舉行郊饗之禮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大饗以季秋此外又有雩禖四時迎氣不以郊言也凡郊皆天子親行如人子之見父母身不親而以臣下攝慢也古之為禮簡而質故歲屢行而不以為難後之為禮侈而繁故三歲一行而猶以為

不易此古今郊祀沿革之變也今魯郊或以正月或以四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初無定期蓋魯人自知郊之為僭而卜以觀天意故卜之之頻若此春秋所以備書亦謂非禮之禮可以無講而魯人猶行不輟是故書以譏之鄭氏謂三王之郊皆用夏正而以日至之郊為魯禮此因周正之訛而推言之耳魯之僭郊初無定時日至之郊夏正之郊皆周制也周人每歲二郊而饗皇氏以為歲大祀凡以八合四時迎氣之五而言也言郊祀當本之五經緯文不足據三望者舊以為海岱淮近代儒者謂魯惟當祭泰山今不郊而三望猶為

僭故春秋於祭泰山不書三望則書之其說有理公羊左傳釋猶字之義亦不過如此猶者通可以已之辭譏不郊而猶望也王介甫乃曰不郊矣幸其猶望則失之遠矣劉原父似有取其說曰不郊矣猶三望通可以已猶遂其父而謂毋為可併遂者也不告朔矣謂朝廟為猶愈乎已紾兄而徐者也三復其說殆不可曉蓋僭郊禮之可毋講者也郊僭則望亦僭故謂三望為通可以已告朔禮之不可廢者也故幸其

猶朝于廟劉氏合而言之不其舛乎愚謂猶字之義所施不同此經猶字當如公羊之說乃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彼猶字乃譏其廢告朔之禮幸其猶朝于廟耳故讀春秋者不可執一字以為例乃能得聖人之意郊義又見襄七年配饗見襄三年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義已見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

春秋於内女之適人來歸必謹記其事者示有别遠

嫌疑也杞伯姬自為其子求婦於魯非請婚之道也五年以其子來朝至是復為其子求婦愛子之情切矣以姑求婦則為非禮春秋直書其事譏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去年狄侵齊晉不問以齊為大國無懼乎狄也今狄圍衛衛遷國以避之其危甚矣而晉文終不以介意視齊桓公存三亡國有愧多矣夫叛而討之服而綏之理之常也今叛者不討而服者不加存恤失其為

霸之道矣齊桓晚年不能救黄猶曰黄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盟主為哉春秋書法如此責晉也比齊桓之行事而觀則知其為責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案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衛

小國也嘗為狄滅而遷於楚丘矣至是狄患未已又遷於帝丘後先三十年間國凡再遷衞之為衞抑亦微弱甚矣一旦狄有内亂衞從而侵之狄於是請平自是而後狄患稍紓北鄙不聳衞可謂能自强矣孟子曰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衞其有焉盟不地者杜注謂即其廬帳而與之盟如中國所謂城下之盟狄至是始知畏然則春秋何以無褒曰書衞人侵狄衞人及狄盟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衞衞猶有人也凡書

人連文再舉有嘉其人而書以見意者有惡其人而書以示貶者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及此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嘉之也如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惡之也學者以經旨而揆當時之事則知所折衷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才有餘而德不足先儒論之備矣愚嘗比桓文之規模氣象與其行事而觀竊謂齊桓優游不廹猶有周家盛時氣象至晉文則淺狹廹急漸有戰國

秦漢之風葢中商之萌蘖也如城濮之役左傳所謂
三罪而民服者皆失刑也顛頡從亡十九年勞亦甚
矣以爇僖負羈之宮而殺之私也中軍風于澤亡大
旆之左旃亦細故耳而祁瞞坐以戮舟之僑爲戎右
戰城濮有功未賞乃以及河先歸而殺之是三人者
皆當在議勳議能之科雖有罪猶當宥况罪不至死
而殺之乎葢晉文執心不弘而狐趙諸人濟以深刻
故其見之於事每每若此最是顛頡之死尤爲少恩

左氏以為三罪而民服愚以為三罪皆不當人心何
服之有周家忠厚氣象當齊桓而未替及晉文則所
存鮮矣善讀書者勿為史傳所惑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義併見敗秦于殽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曰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
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公從之愚謂
臧文仲魯之賢大夫必有高見遠識異乎庸衆人者

今以國歸父敏於容止辭令之間遽勸其君以朝齊禮之大節止於是而已乎前日宰周公下聘公不朝于京師以拜天子之寵命文仲曾不一言及之今國歸父修交聘之常事遽勸其君以朝以是為諂可也乃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豈非欺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穀梁作敗秦師公羊無師字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

人微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公羊曰謂之秦者夷狄之也晉襄親之而稱人貶也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是以貶也秦始以兵戍鄭將以存鄭也至是乃因戍以為襲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滑晉君臣聞秦師之來策其將不利於己出師以邀之敗於殽三師皆為獲春秋惡秦人之用詐而狄之惡晉侯之背惠而人之是固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或曰殽之敗秦與城濮之卻楚其事可得同日語乎曰

不得同也晉之郤楚以夷夏内外而言晉之狄秦以二國曲直而言城濮之戰功在天下者也殽之戰功在其國者也然則孰為曲孰為直曰皆曲也秦為甚前日秦晉圍鄭秦伯私與鄭盟引兵而去之此其所以啓釁今晉文以去年十二月死而秦穆即以今年春出師襲鄭非襲鄭人之虚蓋乘晉人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繼桓文之霸業其不專為鄭滑亦明矣使晉之君臣稍不自强秦將觀兵中原脅從魯衛諸小

國以遂其欲霸之素心猶反掌易耳幸而文公有子
遽發兵扼而北之楚既畏服秦亦疲敝晉得以世其
霸業是雖一國之功不得與城濮同日而語然亦庶
幾幹父承考者矣齊桓在位四十年身死名滅無子
也晉文居位十八年餘威行乎中夏子孫繼主夏盟
付託得人之效也論者類曰文公受秦穆大惠而其
嗣不能繼好事秦遽興師溥人於險以是為非春秋
所與其實秦晉之隙兆於合兵圍鄭之時至是晉文

身死未寒秦忽以兵襲鄭滅滑葢將循楚成圍宋之
執晉襄苟欲置而不問不為亡親事楚之齊孝則為
束手就執之宋襄中原且以是多故謂之師出無名
薄人於險不可也但文公城濮之戰退三舍而報楚
之惠今晉襄身在戎行畧無下秦之意殲秦師且盡
自是亟戰屢勝得已而不已是故春秋人以責之或
曰子墨從戎其無譏乎曰金革變禮古人所不能廢
也國有大喪敵乘我之喪以危我之國憂在宗社壘

而即戎未傷於孝若邊鄙小警非存亡安危之所繫
釋喪而起罪也晉襄之禦秦師將以繼父之志身不
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
夫豈會侯從戎小小利害之比乎後世之事有類此
者五代周高祖殁北漢人挾胡衆大舉來寇世宗釋
殯御戎一戰而卻之中國得以無事使世宗畏避退
縮付禦敵於諸將則胡馬長驅周遂亡矣仁人孝子
權時度宜以決大計而安宗社亦春秋所與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義併見晉人敗狄于箕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師師伐邾

此魯人乘晉文之殁而用師小國為遂利之計書伐書取所以貶也夫晉霸國也魯望國也霸國諸侯之長望國諸侯之師望國當以徳義為重豈待霸國卒之而後正乎齊桓之殁宋楚爭霸魯於是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告殁秦晉交兵魯復於是時乘

之而伐邾歲至于再魯不能崇望國之體每乘霸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雖以此受霸國之摧辱百譎而終不以為悔由君無自强之德為之大夫者皆保權固位之人望國之不能望職此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或曰狄伐晉晉人與戰而敗之獲白狄子此攘夷也春秋人晉何歟曰晉為盟主但知自救而不知拯諸侯之急春秋所以譏也前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曰

欲以禦狄自是狄侵齊圍衛衛遷於帝丘而晉皆不救今狄以其兵犯晉然後與戰僅得一勝焉知自救而已視齊桓公之存邢復衛得不有愧乎故春秋人之或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而於戎狄未有言戰者何歟曰此以明夷夏之分也或以為及其未陳而敗之故以敗直書則拘矣夫中國之於外夷有陳而敗之者矣豈必皆詐戰而以直敗書乎蓋謂戎狄微賤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書敗耳曰楚亦夷

也何以書戰曰楚本先代之後以僭王故夷之與此狄異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書公如齊公至自齊責公也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往朝而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無王之罪大矣今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公乃躬如齊報謝其施於天王者甚慢所以事大國者則過乎恭積習之漸使之然耳僖公號賢君諂强國以慢天子律

以王誅是當有罪春秋備書其事不加貶而義自見

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羊子曰小寢非正也左氏曰即安也君薨不於路

寢而於小寢歿不以其地也魯史志之聖人因而存

之以垂法於後世當春秋之世先王禮教漸衰而君

歿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

故春秋因之○魯諸君歿於路寢者三歿於小寢臺

下楚宮高寢者四公羊曰路寢正寢也疾而居正寢以齊終也何氏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與周禮所載六寢制度不同蓋路寢爲正寢乃人君聽政之地當疾革而居於路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類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艱此人君歿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繫一冬而言耳上書乙巳公薨於小寢一日事也此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冬事也杜氏長歷以此月為周十一月乃夏正之九月今九月草之不殺者多矣豈得謂之異乎蓋是月乃建丑月夏正之歲杪也魯史記是冬之異繫而言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不殺氣燠也氣之燠於是李梅有實者嘗見十月桃李開歲暮時有實者然不能成果此以異而書

尚何疑焉必以是為夏正九十月之交則隕霜固有未盡殺者何足為異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或曰晉文公之霸也許獨後服今文公歿未幾許則貳于楚伐之宜也春秋人三國何歟曰許當伐也而襄公則未宜伐襄繼文之業卻秦于殽敗狄于箕不患無威而所少者德聲之未布耳即位之始當朝王于京聽命而後行事弱者綏之危者拯之使德意至

義孚於諸侯猶有未服者然後奉王命以討之其孰敢不率今摟三國以伐許非當務之急也吁晉襄有可霸之基有可霸之時而其氣量不足以霸僅能續桓文之氣脉而已厥後乃用先且居之計朝王于温惜乎其已晚而又蹈河陽之失以臣致君其餘不足觀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